

題目：走夜路

請寫一段自己「走夜路」的文字。

要求：1、字數限於 200—300 之間

2、要有景物及心理的描寫

3、要有兩個畫面

4、要有動態和靜態物象的描寫

一、注意事項：

1、審題：「走夜路」就本題的要求，單純就是自己的一段走夜路經驗，非指壞事作多而遭處罰。如果寫成「走夜路有兩種，鬼也有兩種」，顯然是離題了。又如寫成一場噩夢亦是離題。

2、注意題目要求：「景物」、「心理」；「動態」、「靜態」；兩個畫面，尤其是兩個畫面的呈現，很多同學忽略。

3、雖是 200—300 之間的短文，亦須分斷，不可一段到底。

4、注意語法的錯誤：

例如：「無預警的，天慢慢黑了，天空有如蓋上一層布幕」，既然是「無預警的」就應是「毫無準備或是迅速的」而不是「慢慢的」

二、佳作欣賞：

走夜路（215 林昱宏）

城市的夜晚，處處可見路燈、招牌、車燈的映照，燈紅酒綠，紙醉金迷，夜晚才是熱鬧的開始，然而鄉村的景色卻是截然不同。

去年暑假，全家到美濃玩，處處可見一畦畦的稻田、花田，四周山還水繞，夜晚沿著田間小路，獨自享受田間的寂靜。仰觀天上的星宿，聽著周圍蛙鳴、水聲，風從身邊拂過，螢火蟲似隱似現的光點彷彿是帶領進入桃花源的使者，星光與月光點綴著夜空，即使沒有路燈，依然清晰可見。

漸行漸遠，四周燈火越來越少，心中恐懼與焦慮交雜著，這是黑底斯的世界啊！視覺被黑暗吞沒，螢火蟲呢？蛙鳴呢？我發足狂奔，星光雖美卻無心欣賞，月光柔美卻無心對飲，彷彿是奧菲絲從冥府中走出，不敢回頭，直奔到大家身邊。

夜晚，原是由美麗與恐懼交織著，黑暗裡隱藏著色彩，色彩中帶有著恐懼。

簡評：一段平實的經驗，走夜路的心境竟是如此不同。可以是如入桃花境，亦可是如入冥府中的佈懼。

走夜路（215 劉宇喬）

曾經，因為畏懼拔牙的痛楚，為了逃避，負氣，滿腹不平地離家到處遊晃。那是一條街燈昏暗的小巷，樹葉颯颯地響，心智尚未成熟的我，草木皆兵的認為有鬼在周圍徘徊；街上

野狗的嗥叫，更令我滿身冷汗；爲了穿過陰暗的巷子，也要抓緊掌心，邊號邊跑，好爲自己壯膽。

終於到了那和家人常至的市區，小販的較賣聲不絕如縷，身上毫無分文，只能垂涎的望著行人幸福地在隆冬吃著熱騰騰的仙草。此時，熟悉的擁抱襲了過來，那是父親，將我扛在他寬闊的肩膀上，掏出一些錢，買了一些小吃和我分享，那慈藹的雙眼沒有任何憤怒。半哄半逼下，我拔了牙——那痛楚沒有孤寂那般難以承受。

回家的路上，儘管仍是一片漆黑，但是，一盞明亮的燈正引導。那盞燈，將不捨晝夜地伴我，永恆。

簡評：心靈的孤寂和身體的懼痛，孰重？「那痛楚沒有孤寂那般難以承受」便是答案。

走夜路（217 卓師正）

鐘已打了十二聲呵欠，街道早已沉沉睡去，徒留下獨自返家的我與夜空中一明一滅、揉著雙眼的星辰。路仍漫漫，我卻因風的輕聲呢喃而捲進了兒時回憶。「『看！今晚星空多燦爛啊！風兒吹得令人想打盹呢！』我開心得說著，而母親只是微笑著看我並叮嚀著我該回家了，一路上，一對身影便在歡笑中消失……。」

嘆了口氣，努力將疲憊的心拉回，夜晚的空氣變得些許凝重……惆悵？傷懷？是爲了逝去的時間？還是爲了消逝的感覺？一切的一切，都與回憶一同模糊，心靈，是否也是？路仍漫漫，夜空中的星兒已闔上雙眼，沉沉進入夢鄉，一條無盡延伸的馬路伴著我，在無聲的嘆息中，與獨自一人的寂靜，逐漸吞入夜色中……。

簡評：走夜路也是回憶的陷落，讓自己逐漸吞入夜色……

走夜路（217 陳重安）

與補習班搏鬥到了十點半，街道早已寂靜，沒有星月，只有路燈閃爍光芒。

回家的路上，漫步在微冷的曲折小巷，影子與影子在路燈下跳著雙人舞蹈，我拖著疲累的身軀，只聽的到一種聲音—「寧靜」。霎時間，空氣彷彿凝結，黑夜的野獸開始狩獵，頂著紅月般的眼神窺伺著我，我先是驚訝，然後惶恐，古老習俗的迷信在腦海中揮之不去，是的，他是黑貓，佇立在光影交界的柏油路旁，搖曳的尾巴發出危險的氣息，逃離，是最好的辦法了。

短短十分鐘的路程，我不停回頭張望，防止自己成爲，古老迷信與現實的獵物。

簡評：詭異和佈懼，在自己的心靈中盤桓，只因走夜路。

類文選讀：

荷塘月色 朱自清

這幾天心裏頗不寧靜。今晚在院子裏坐著乘涼，忽然想起日日走過的荷塘，在這滿月的光裏，總該另有一番樣子吧。月亮漸漸地升高了，牆外馬路上孩子們的歡笑，已經聽不見了；妻在屋裏拍著閨兒，迷迷糊糊地哼著眠歌。我悄悄地披了大衫，帶上門出去。

沿著荷塘，是一條曲折的小煤屑路。這是一條幽僻的路；白天也少人走，夜晚更加寂寞。荷塘四面，長著許多樹，蓊蓊鬱鬱的。路的一旁，是些楊柳，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樹。沒有月光的晚上，這路上陰森森的，有些怕人。今晚卻很好，雖然月光也還是淡淡的。

路上只我一個人，背著手踱著。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；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，到了另一世界裏。我愛熱鬧，也愛冷靜；愛群居，也愛獨處。像今晚上，一個人在這蒼茫的月下，什麼都可以想，什麼都可以不想，便覺是個自由的人。白天裏一定要做的事，一定要說的話，現在都可不理。這是獨處的妙處，我且受用這無邊的荷香月色好了。

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，彌望的是田田的葉子。葉子出水很高，像亭亭的舞女的裙。層層的葉子中間，零星地點綴著些白花，有嫋娜地開著的，有羞澀地打著朵兒的；正如一粒粒的明珠，又如碧天裏的星星，又如剛出浴的美人。微風過處，送來縷縷清香，仿佛遠處高樓上渺茫的歌聲似的。這時候葉子與花也有一絲的顫動，像閃電般，霎時傳過荷塘的那邊去了。葉子本是肩並肩密密地挨著，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。葉子底下是脈脈的流水，遮住了，不能見一些顏色；而葉子卻更見風致了。

月光如流水一般，靜靜地瀉在這一片葉子和花上。薄薄的青霧浮起在荷塘裏。葉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過一樣；又像籠著輕紗的夢。雖然是滿月，天上卻有一層淡淡的雲，所以不能朗照；但我以為這恰是到了好處——酣眠固不可少，小睡也別有風味的。月光是隔了樹照過來的，高處叢生的灌木，落下參差的斑駁的黑影，峭楞楞如鬼一般；彎彎的楊柳的稀疏的倩影，卻又像是畫在荷葉上。塘中的月色並不均勻；但光與影有著和諧的旋律，如梵婀玲上奏著的名曲。

荷塘的四面，遠遠近近，高高低低都是樹，而楊柳最多。這些樹將一片荷塘重重圍住；只在小路一旁，漏著幾段空隙，像是特為月光留下的。樹色一例是陰陰的，乍看像一團煙霧；但楊柳的丰姿，便在煙霧裏也辨得出。樹梢上隱隱約約的是一帶遠山，只有些大意罷了。樹縫裏也漏著一兩點路燈光，沒精打采的，是渴睡人的眼。這時候最熱鬧的，要數樹上的蟬聲與水裏的蛙聲；但熱鬧是它們的，我什麼也沒有。

忽然想起採蓮的事情來了。採蓮是江南的舊俗，似乎很早就有，而六朝時為盛；從詩歌裏可以約略知道。採蓮的是少年的女子，她們是蕩著小船，唱著豔歌去的。採蓮人不用說很多，還有看採蓮的人。那是一個熱鬧的季節，也是一個風流的季節。梁元帝《採蓮賦》裏說得好：

於是妖童媛女，蕩舟心許；鷁首徐回，兼傳羽杯；櫂將移而藻掛，船欲動而萍開。爾其纖腰束素，遷延顧步；夏始春余，葉嫩花初，恐沾裳而淺笑，畏傾船而斂裾。

可見當時嬉遊的光景了。這真是有趣的事，可惜我們現在早已無福消受了。

於是又記起《西洲曲》裏的句子：採蓮南塘秋，蓮花過人頭；低頭弄蓮子，蓮子清如水。今晚若有採蓮人，這兒的蓮花也算得“過人頭”了；只不見一些流水的影子，是不行的。這令我到底惦著江南了。——這樣想著，猛一抬頭，不覺已是自己的門前；輕輕地推門進去，什麼聲息也沒有，妻已睡熟好久了。